

澳華新文苑

第1205期（A）

西貝詩三首

正在消失的村莊

正在消失的村莊
回不去的童年
隔著透明的夏天
隔著古老的寓言和思念

土地神的手掌
托住山崖的羊和月亮
池塘呼救的蛙聲
在天空的沼澤聚攏……

夜晚，我化身為魚
游出都市摩天大樓的玻璃
翩然歸去……
蔓延的遺忘、孤寂
飄蕩在燈火輝煌的海底



酒吧·平行宇宙

夏夜，是相約的季節
酒吧，傾斜了一條長街——
紫桑果紛紛墜落，
染藍平行宇宙的街口
蟲洞，若隱若現，
百思不解的石榴
冥思苦想，

直到脹裂它們的頭

沿月光的階梯，
遙望幸福的量子
在風中尋覓——
那世紀前的一注情深
那生死相依、
永世不渝……

酒氣氤氳的百年老屋，
一幅肖像
懸在高處，深陷的兩眼，
目睹：
每個桌子上的歡呼
每個椅子上的孤獨

鋼琴，奏著莫里哀
“藍色的愛”。
黑衣侍者，從暗影中走來
他漠然一笑，杜松子、
苦艾
在金光搖曳中綻開——

夜，在酒杯的泡沫裡蜷縮
數位化的幽靈，
帶著律動的脈搏
而鳥兒，正在喚醒曙色
它們唱的是
另一個世界的歌

藍色的沉醉

那時，樹靜風止
如水的時日
流成忘憂河的一支
流過村莊、城市



水畔的藍楹花青藍淡紫

從澈夜無眠到忘懷一切
忘憂河，終而復始
輪迴而不自知……

飄零的花瓣繽紛
水，用這樣的憐憫
托住它們、再淹沒它們？
那沉淪的一瞬
漩渦像轉動的羅盤
眾神，在暗處深隱

而天空、風、流水
及水面上顫抖的光輝
讓萬物的孤旅
化為藍色的沉醉



那個女孩，那個曾在公園裡默默守候的女孩

唐培良

這個故事，得從我的結婚證書上的那個日期說起。

1985年3月13日，這個日子，乍看之下，這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子，然而它卻承載著我生命中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那段往事，輕輕地隱匿在歲月的縫隙中，始終縈繞在我的記憶裡。

1985年的那個春天，風輕雲淡，校園裡柳樹吐出嫩芽，彷彿在告訴人們春天已經悄然來臨。那時，我正準備著考研，心裡只有一個目標——進入理想的研究生院，而外語，成了我最大的絆腳石。為了彌補這一短板，我把所有的時間幾乎都投入到英語的複習中。每天白天，我坐在學校圖書館的角落裡，整個人都埋在一堆書本與試卷裡。每一頁的翻動，彷彿都在告訴我：“時間，時間，抓緊時間。”然而，到了週末回家，我卻面臨著不同的困境。家裡正在拆遷，臨時的過渡房子狹小，既沒有學習的空間，也沒有足夠的安靜。我只能帶著書本，走進附近的公園，試圖尋找一片屬於自己的寧靜。

公園的早晨，空氣清新，綠樹成蔭。風拂過，樹葉沙沙作響，周圍的世界彷彿在悄然等待什麼。我總是習慣坐在靠近湖邊的長椅上，面對著微風和藍天，把那些雜亂的思緒暫時拋在腦後。公園裡有些行人悠閒地散步，偶爾也會看到幾位老人在打太極，那種閒適的氛圍讓我在緊張的複習中找到了片刻的安寧。

那時，我並沒有注意到她，那個總是在不遠處的長椅上坐著的女孩。她並不顯眼，安靜地捧著一本書，目光時而低下，時而抬起，看著湖面或是天邊飛過的鳥群。最初，我只是偶爾注意到她的身影，覺得她也許和我一樣，是來這裡尋求片刻寧靜的人。直到有一天，那個女孩輕輕走到我面前，打破了我們之間的默契與距離。

“這個句子的語法正確嗎？”她低聲問道，聲音柔和而清晰，像是一縷輕風輕輕掠過我的耳畔。

那一瞬間，我怔住了。她的目光溫和而清澈，眼中帶著一種從容與不急。她似乎並不著急得到答案，只是靜靜地等著。我回過神來，微微笑了笑，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解語法的細節，語氣中甚至有些許的自信，彷彿自己能夠清楚地解答她的每一個疑問。而她，只是靜靜地聽，偶爾點點頭，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絲感激與好奇。

之後，我們在公園裡開始不時地碰面，漸漸地，她也不再只是一個安靜的陌生人。我們交換了關於英語學習的一些問題，偶爾也聊起其他的事情。她總是溫柔的微笑，眼睛裡閃著明亮的光芒。而我，也常常被她那份安靜的堅韌吸引，感覺到一種久違的舒適感。每次對話過後，我總是有些不捨地離開，心裡卻也有一些複雜的情緒在發酵，像是某種奇妙的預感，告訴我她會在我生活中留下某些不容易消散的印記。

然而，隨著複習的進展，我的注意力逐漸被其他事情佔據。我開始幾乎每天都沉浸在英語的世界里，公園的散步與她的身影，也漸漸被時間帶走，消失在了我不經意的記憶深處。

兩年後，1985年的春天，我已經站在了一所師範學校的講臺上，成為了一名教師。生活，似乎按照既定的軌跡前行。與女友的關係也在穩定中漸漸發展，我們一同規劃著未來，談論著婚姻與家庭，生活一切都像是走在預定的軌道上，平穩而安定。然而，命運卻再次向我拋出了一個難以預料的曲線。

那一天，門房的大爺送來了一個信封，我幾乎沒有注意到信封上的字跡，隨手拆開了它。信的內容簡潔而直接，竟然是那個

一棵移植的樹

莊偉傑

一棵青蔥的樹，從一個半球移植到另一半球。根須蔓延在不同的土壤，枝丫伸展在不同的天空。

它將疏影橫斜在光的縫隙中，任身後陌生的風雨，抖落滿身的迷茫和浮塵，與時間構成交叉和融合。然後，承受著另一種陽光、露水或月光，像進行一次革命性的莊嚴洗禮。

一棵移植的樹，生長的過程就是一種生活。它有時孤單，有時芳菲；或靜，或動。它迎風飛舞的枝蔓，在彼岸悄悄地散發著體溫。

當回憶在空中馳閃而過，上空開闊一片蔚藍的情愫，彷彿綿延成一條曲折迷離的岸。

當海風撩響天邊的雲彩，我分明看見，那是樹影隨風飄舞的裙裾，或如一面經幡，掀動滿天霓霞。哪怕蒼天寂寥，星月暗淡，它也不願讓自己沉沒於虛無。

一棵移植的樹，以沉靜的姿態立於岸上，自然、從容，滿懷渴望，近乎決絕。或清晰或朦朧，儼若一道風景。不願蕭瑟，不僅守望，只為自由地生長和呼吸。

它用深情的目光，迎迓每一個黃昏或黎明。驅使我張開的雙眼，如兩盞燃醒的探照燈，試圖探悉它生命的海拔。

然而，它始終默然無語，影影綽綽，彷彿是氤氳的一團夢。

在遙遠的彼岸，它張開著樹蔭，像柔情慢板，隨日升伴日落，緩緩地滑入夜幕之中。有時飄舞著幾片落葉，如一串梵音，與時光的拔節聲遙相呼應，把季節打造成一幅淒美的畫圖。

一棵樹的移位，迷亂我多年漲滿期待的目光，多麼像一支鏢鏢的歌，讓寂寞的

枝葉次第翻飛靈性的翅膀，讓漂泊的孤魂托起憂傷在雲夢中涅槃。

傾聽這棵樹的回聲，存一份情結；遙想這棵樹的圖影，似一種傳說。當一場暴風雨意外襲來，我雙手合十，心中只燃一炷香，默默為之禱祝。

此刻，窗外春雨綿綿。儼若一場曖昧，淅淅瀝瀝。往事漸漸從心底浮泛，依稀模糊，人群中一個熟悉的背影晃來晃去。驟然想起，一棵樹正獨守寂寞，任流散的時光一次次把生命提升，抑或煎熬。

一棵生命樹，從一個空間移居到另一個空間。樹影像它的名字，令我充滿綠色的幻想。

循著它的影像，我看到，在異鄉，它始終抱緊雙肩，抵禦風雨寒流的侵蝕；在彼岸，它呈現出最美的青蔥，用綠意把蒼涼覆蓋。

它依然孤獨地生長著，恣意伸展著生命的枝條。縱有心事千千結，唯有無奈地把一棵樹心分成兩半，一半在搖曳中指向它的原生點，一半在風塵中伸向未知的願景。當它在另一片新土紮下根來，承受著日復一日的磨損，它能否重回生命的原鄉？

在新的時空自由呼吸和伸展，是一種美的感覺，也是一種美的疼痛。許多東西一旦領略之後，隨之又在幻影里漸漸消逝。

一棵移植的樹，一個漂移的生命體。從開始尋找新的生長點直到最後枯萎寂然，漫長而又短暫，注滿命定的淵藪。

而我，在一棵樹的移植中，體味到生命的青翠與苦澀，美麗與滄桑，神聖與孤寂。

一般。我無法辯解，無法言說，為了讓她相信，我答應她：“三天后，我會把結婚證帶給你。”她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眼中那份痛楚和不舍，猶如深潭一般深邃。

回到家，我將這件事告訴了女友：“明天，我們去民政局登記。”第二天，1985年3月13日，我們走進了民政局，辦理了結婚登記。那一刻，儘管我知道自己做出了決定，但心中卻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沉重與壓抑。拿到結婚證書後，我心中充滿了複雜的情緒，這個小小的證書，代表了我與她、與過去、與現實之間那無法跨越的鴻溝。

三天后，我再次來到了那個熟悉的公園，找到了她。她依舊坐在長椅上，目光定定地望向遠方。她看到我，眼中有一絲期盼，卻也帶著無法掩飾的失落。遞給她結婚證時，我的手指緊緊地捏住了證書上的日期，生怕她發現那一刻的匆忙與不安。

她低頭看了一眼，眼中有淚水，卻沒有再落下。她伸出手，輕聲說：“祝你幸福。”她的聲音平靜得出奇，彷彿那份情感已經不再為她所困擾。然後，她轉身，緩緩地走向遠處的公交車站。

我站在原地，心如刀割。她的背影漸漸消失在視野中，消失在我生命的某個角落。而我，依舊站在這裡，懷抱著那份無法言說的遺憾。

回到家，妻子已經在門口等著我。她看著我，終於鬆了一口氣，笑著說：“你終於回來了，真怕你跟她走了。”我無言以對，只是心中默默歎息。那個女孩，那個曾在公園裡默默守候的女孩，帶著她的期待和失落，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痕跡。而那張結婚證書上的日期，彷彿成了我人生中的一道無法逾越的界限，既代表著承諾，也深深鐫刻著那一段無法忘懷的往事。